

1932年，在國王醫院

摘譯自Andres Vazquez de Prada著作「主業團創辦人，第一卷」。敘述聖施禮華在開創主業團時，所面臨的一些困難。

2022年6月19日

新的共和憲法制定後，就此剝奪了教會和宗教機構從國家和地方政府獲得任何的經濟援助。更糟糕的是，新憲打算在兩年內完全撤消神職預算。這無異是想透過用餓死神職的方式來結

束教會的詭計，假如沒有動用武裝暴力的話。

深受這些措施影響的神職人員之一是若瑟瑪利亞·索莫阿諾神父。這位年輕人於1927年由馬德里主教晉鐸，從1931年起擔任國王醫院的院牧。這家醫院位於馬德里最北部，距市中心約四英里，算是人煙稀少的鄉下。它的真名為「國立傳染疾病醫院」，這就解釋了它的孤立性。它於1925年落成（當然，國王醫院這名字是出自於舊的政權）。在那裡專門治療流行病和其他傳染病，包括當時那可怕的、佔床位最多、導致死亡率最高的肺結核傳染病。

1932年1月2日，聖施禮華在另一位年輕的利諾神父的陪同下，前往國王醫院與該院院牧索莫阿諾神父見面交談，發現他非常急切渴望了解主業團的精神。創辦人在兩天後的日記中寫道：「這位朋友現在屬於主業團。」（正是在那個時候，施禮華神父獲得

了他首批的神父跟隨者。) 施神父欣喜萬分，在他眼中，這位索莫阿諾神父是位難得的人才、一流的聖召、使徒工作的珍貴寶藏。簡而言之，他是個能撼動天地的樁桿。之後施神父禁不住又在日記中寫道：「正如在這醫院裡傳說的，我們因索莫阿諾而建立了一種奇妙的『關係』，因為我們這位令人欽佩的兄弟，深知如何在這醫院裡疏解病人們的痛苦，以致我們的耶穌聖心被如此甘願受苦以賠補過犯的淒美贖罪行為而感動，這必然會將加速天主事業的進展。」

施禮華神父為促進主業團的發展，而非常重視這種祈禱—痛苦者的祈禱，以至於他認為這項偉大的貢獻足以讓主業團有個新的靈魂加入。「昨天，」他在日記中說，「利諾神父告訴我們，國王醫院裡一個女病人，一個非常取悅天主的靈魂，她能成為第一個因堅持懷著贖罪之情而贏得的聖召。我們異口同聲的同意，利諾會告訴她『我們的秘密』。她可能會在正

式開始之前就過世了一—可能性很高，因為她的身體狀況非常糟糕—但她的痛苦奉獻會更具意義。」

起初施禮華神父偶爾來醫院，但很快他就定期來了。幾週過去了，他開始體會到索莫阿諾神父靈魂的精純細緻，對他來說，「光是想到有些神父因沒有適當的準備就步上祭壇（舉行彌撒），就足以讓他流下愛與補償的淚水。」1931年春天，心懷不滿走上街頭的群眾犯了如此多的褻瀆和攻擊行為，以至於索莫阿諾神父痛下決心願為西班牙的教會獻出生命。一位護理修女在聖堂裡聽到他私人奉獻的祈禱—他不知道她在那裡。對此事也一無所知的施禮華神父，難怪很驚訝地聽到索莫阿諾神父幾次提到，「我很快就要死了；你會明白的。」他有些好奇，想私底下問他為什麼會說這種話，但是不知為什麼原因，合適的時機始終沒有出現。

經過兩天的煎熬，索莫阿諾神父於1932年7月16日星期六晚上去世。他被毒死了。星期一，他們埋葬了他。對這個聖召寄予厚望的施禮華神父將他的犧牲獻給了上主。索莫阿諾神父是位殉道者，就是因有人對神職人員的忌恨而被毒死。

瑪利亞·埃斯科巴 (Maria Ignacia Garcia Escobar) 是一位病人，施禮華神父將其描述為「一個非常取悅天主的靈魂，她能成為第一個以痛苦來賠補己罪而贏得的聖召。」創辦人溫柔地培育了這一個珍貴的聖召，鼓勵她從事補贖的工作，並同她一起將她所承受的極悲慘的疼痛苦楚獻給天主。當神父去拜訪她的日子，她無法抑制自己的喜悅。她的姐妹Braulia說，「瑪利亞滿臉都洋溢著幸福之光，她迫不及待地想告訴我這個好消息：『施禮華神父來過這裡。我好高興。』」

她在主業團中度過忠誠於自己聖召的一年，當她開始步上最後階段的十字苦路時，「我日日夜夜和她待在一起，」Braulia說：「她極度的煎熬，從頭到腳都疼痛不已。」她在死亡之門徘徊了四個月。隨後是創辦人向主業團裡的跟隨者傳達了瑪利亞埃斯科巴去世的訃聞：

「9月13日，在光榮聖十字慶節的前夕，我們的第一位姐妹，回歸天鄉、安息主懷。祈禱和苦難是我們這個女兒凱旋戰車的車輪。我們沒有失去她；反而「獲得」了她。意識到她已經回家了，應該立即將我們自然的悲傷轉化成超然的喜樂，因為現在我們確信在天堂裡有一位更強大的代禱者。」

1932Nian-Zai-Guo-Wang-Yi-Yuan/
(2026年1月16日)